

战将陈赓

上党之战 邯郸之战

ZHAN JIANG CHEN GENG

(一)

黎小江 主编



·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·

战将陈赓

上党之战 邯郸之战

(一)

黎小江 主编

汪光明 编著
曹林平

广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军事文学丛书 / 黎小江主编. — 广州: 广州出版社, 2004.5

ISBN7-80592-707-3/G.131

I. 中… II. 黎… III. 文学—军事—中国

中国军事文学 战将陈庚上党之战 邯郸之战 (一) (27)

出版者: 广州出版社

责任编辑: 赵辛予 封面设计: 蒙复旦

责任校对: 容晓风

发行者: 新华书店

印刷者: 河北固安县保利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: 468

版次: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7-80592-707-3/G.131

定价: 988.80 元 (全 55 册)

战将陈赓

—

一九四六年九月，胡宗南、阎锡山再次对晋南发动联合进攻，阎锡山军队南下夺取灵石。胡宗南军队占领临汾城。企图于洪洞、赵城的狭窄地带击破陈赓所部。

陈赓闪开汾河谷地，闪开同蒲铁路，隐蔽地把部队向临汾东北一带调动。

夜黑如漆，秋风萧瑟，凉雨凄迷，雨点像坚实的冰弹从高空射下来打到人的脸上，又麻又痛。道路崎岖，泥泞难行，摔得人东倒西歪站不稳脚。

连长霍刚蓦地认出团政治委员吴孝闵蹲在泥水里寻找什么。他一把将政委拉起来，从泥水里找到政委的眼镜，就着雨水洗净，让政委戴上。政委是深度的近视眼，丢掉眼镜就如同丢掉眼睛，看不清人，也无法走路。黑天，雨水大，道路坎坷，这时行军是困难重重的。

霍刚带着抱怨的语气问：“后退还有没有尽头？”这位曾经作过陈赓司令员警卫员的刚强的小伙子，他不想再向后撤了。撤到哪里去？胡宗南得寸进尺，再度增兵晋南，占领了临汾城，晋南的富庶之区全部沦入敌手。他这个团是战斗力最强的，他不

甘心在敌人进攻面前后撤。敌人在占领区烧、杀、抢掠，把翻身的人民和干部活埋、下油锅。地主还乡团的气焰十分嚣张。

吴孝闵政委说：“胡宗南来势汹汹，自同蒲铁路到希吴岭山下，这一条狭长的地带上摆了九个师，齐头并进，逼我进行主力决战，我们准备迎战。”

这正是这位团政委一路考虑的问题。他正患着疟疾病，高烧四十度，浑身发抖，头重脚轻，天旋地转。但他必须随军行动。团长楚大名在赵城战斗中身负重伤，他自己不能在这时离开团队。此刻部队正溯岳阳河而上，向临汾到浮山的公路上迂回。听了霍刚的话他站出来问：“打了两个多月的仗感到疲累吗？”

霍刚说：“没有。”

“对战争厌倦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蒋介石打多长时间我们陪他多长时间。”

吴孝闵政委又问：“那为什么想到尽头呢？哪里是尽头？”

“我想打仗，不想再退。”

吴孝闵向他表白：“谁也没想退，我也想打。”说着，脚下一滑身子往一边倒下去。霍刚手快，一把扶住政委，他的手触到政委的身子，感到政委身上像火一样烫人，而且哆嗦得厉害。他大吃一惊，央求说，“政委，你病了。骑上马吧！”

吴孝闵摇摇头：“骑到马上会摔下来。”

“要副担架，我们抬你……”

吴孝闵拒绝了：“一阵就过去。过去了就和好人一样。”他把话岔开说：“我在想，胡宗南把相当多的兵力投入晋南，割裂晋冀鲁豫和晋西北两大战略区，切断我们和陕甘宁的联系。敌人真正的意图何在？延安是蒋介石的眼中钉，他最终的目标是攻击延安。我们这里是胡宗南进攻延安的掣肘力量。胡宗南把十一个师投入晋南：第一师、一六七师、七十八师、二十七师、三十师、六十七师、三十一师、四十七师、四十九师、五十三师、六十二师。

必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。再加上北面孙楚的三个师。现在是孙楚三个师沿铁路线往南压,配合胡宗南作战。胡宗南晋南前线司令官董钊,以第一军的三个师沿同蒲路北进,首先控制临汾城,以鲁崇义三十军的三个师,自绛县、翼城出动,沿希吴岭山麓向北推进,攻占浮山城,切断我退入大山的道路,配合沿同蒲路北进的第一军,把我逼到洪洞、赵城、霍县的狭窄地带,进行主力决战,陈赓司令员比我们着急。胡宗南一开始来了七个师,闻喜作战,我们消灭了胡宗南三十一师零五个营。胡宗南立即又调来四个师。这十一个师,九个在前线,两个守备占领区。胡宗南接受了三十一师覆灭的教训,不敢大胆深入,采用密集靠拢,齐头并进,使我无法割裂各个击破。蒋介石就是要大军压境,烧杀、掠抢,为的是把解放区压垮。我们就这点队伍,加上山区地瘠民贫,哪里是尽头?但是必须战斗。”

二

战争中常发生十分有趣的现象:陈赓和胡宗南是黄埔军校同期同学,那时他们是冤家对头。带兵之后分处两个敌对的阵营。蒋介石把胡宗南摆在西安对付延安。共产党把陈赓摆在晋南。一对冤家恰巧对阵在毗邻的秦晋两个战场上。胡宗南坐镇西安,控制陇东、关中和豫西。手下兵多将广:统辖一军、二十七军、三十军、三十二军、十七军、十五军、十四军、七十六军、九十军、二十二军、三十六军,共十一个军,三十四个师。陈赓处在阎锡山和胡宗南的夹击之下,北面晋中的富庶之区在阎锡山手里;南面河东一隅之地,富庶之区被胡宗南掠取殆尽。而陈赓手边只有一个野战纵队,三个步兵旅。实力相差天壤,兵员不足,武器简陋。从一九四六年七月中旬开始作战以来,到目前进行了

两个战役,战斗两个多月。胡宗南军队从八月起进行休整补充,补充了被歼的三十一师,调来三十军三个师,从平汉战役被歼后补充齐全,一直没作过战。胡宗南起家的老本儿天下第一师,一直在洛阳休整训练,全副美械装备,也调晋南,为的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逼陈赓进行主力决战。

中央军委电示陈赓:“对北犯胡军应集中主力给以坚决打击,以歼灭其一个师为目标。对平、介之敌,以地方部队箝制之。”

即使集中主力,集中火器,和敌人相比也是绝对劣势。中央的电报就是力量,必须一战,打击蒋介石的嚣张气焰。

参谋长说:“闻喜、夏县之战,董钊失之大意。此次董钊是精心配置,以临战姿态审慎地推进,乘我同蒲对阎军作战刚刚结束还没来得及及休整之际进兵。晋南胡宗南主力已经陆续到达预定地点。第一线三个师的摆法:临汾为天下第一师;史村为一六七师;翼城地区为三十军的二十七师。王应尊的二十七军,在一军和三十军侧后跟进。”说完,他在地图上标明记号。

陈赓不言不语,来回踱步。雨过天晴,屋子里立刻闷热起来,外面秋阳如火。但他一点感觉都没有,思考着,反复地思考着战局,这亦是他征战中多年养成的老习惯了。

参谋长提醒说:“敌人此次来势汹汹,人多势众,密集靠拢,紧缩各师的间隔距离。正面平推,不易割裂,难以捕捉战机……”

政治委员谢富治提醒陈赓司令员:“敌人是乘胜而来,我们是疲兵再战。我们的原则是‘避实击虚’。可敌人挤得这么紧,无法分割,既避不了实,也就无虚可击。战机越来越难以捕捉……”政治委员谢富治,拿不出什么决策,又不能不指导,只好谈谈原则、预言之类的话语。

陈赓觉得大家的意见都值得考虑,不过考虑多了,这个仗就

打不成了。而他，是司令员，不仅要坚决执行中央指示，还要拿出主意。陈赓很清楚，胡宗南除去“人多势众”这一着再没有更多的本事了。他陈赓不怕胡宗南大军压境。敌人摆在第一线的三个师装备和战斗力的确是很强的。但是，正是这三个师中，胡宗南的天下第一师引起了他的兴趣。他当然知道什么叫“避实就虚”，也知道先打弱后打强的原则，但是战场上要视情况而定。绝不是遇到可打的强敌不打。只要把主力紧紧地抓在手边，隐蔽地接近敌人，就会不失时机，造成有利于我的战机。想到这里，陈赓当机立断，向参谋长说：“命令刘金轩十二旅，位于灵石地区，箝制沿同蒲路南下的孙楚三个师；十旅、十一旅、十三旅隐蔽集结于临汾公路以北地区；命令陈康，把十三旅的一个团放在响水河一线，迟滞敌人向浮山的进攻。其他两个团调回公路以北。”

三个旅和旅政治委员们，很快被召到指挥部。陈赓指着地图说：“董钊以三倍于我的兵力逼我决战。”

从地图上看得清清楚楚，西自临汾城，东自翼城，敌人形成一道进攻的弧线。以临汾为轴，翼城为翼，攻击目标为浮山城和贺家庄。夺取临汾、浮山公路，像拉网似地从南向北兜过来，迫使我进入洪洞、赵城的狭窄地带。敌人兵力集中，浮山到临汾六十里宽的地段上摆了三个师。后边还有六个师跟进。看了形势谁都感到这个仗是难打的：即使捕捉到战机，如不能迅速解决战斗，四周敌人会蜂拥而来，战斗不得被迫中途停止，结果是所获无几，反而消耗了自己。但是又非打不可。敌人大步逼来，攻势方兴未艾。我大步后撤，后退终有已时，人们的眼睛望着司令员。等待着他的决策。

人们估计：最大可能是打三十军的二十七师。因为它地处边沿，是这条战线的侧翼，又靠近根据地，舍此无他。只是一六

七师和二十七师挨得太近，不易割裂。

陈赓不想打这个杂牌军，他想调胡宗南的天下第一师出临汾城。胡宗南把他发家老本弄到晋南来对付他，使陈赓非常恼火。他要拣这个硬头打。他向陈康说：“三十九团要阻击敌人。”

陈康说明情况：“三十九团摆在响水河，处在敌人攻击要冲，打起来两面受敌：南面是敌人二十七师，西面是一六七师。两个师把我一个团夹在中间……”

陈赓解释说：“你是一员战将，你也应当相信你的兵。告诉你：这个团的任务，坚决顶住敌人，阻击一整天，不让敌人当天进浮山城。为的是让董钊知道他碰上了我军主力，使董钊集中兵力对我，把两个师并在一起攻浮山城。拉开浮山城和临汾城的距离。”

陈康没有完全领会司令员的意图。他问“下一步怎么办？”

陈赓说：“等敌人进了浮山城之后，你这个团配合分区部队把浮山城包围起来。”接着，他又说：“为的是使敌人拉开浮山城和临汾城之间的距离。董钊以两个师攻浮山城，势必从临汾出兵居间策应。董钊手边只有第一师。如果出兵，除第一师没有别的队伍。我就为的是调胡宗南天下第一师出临汾城，在野外打它。”

全体在场的人都镇住了。调胡宗南天下第一师出临汾城，拣蒋介石王牌部队打。设想是没关系的，因为那只是设想，是纸上谈兵。把设想变成现实谈何容易！又是在敌人密集靠拢的布局之下。这不比闻喜、夏县之战。

三

胡宗南晋南前线司令官董钊，于一九四六年九月五日，带天下第一师进驻临汾城。九月二十一日下令：二十七师自翼城出动，向浮山城攻击前进；一六七师自史村出动，沿二十七师左侧向贺家庄攻击前进。

董钊侦知陈赓带三个旅在临汾东北一带山区等待国军的开进。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以什么样的方式接触。或者当他的部队越过临浮公路再继续推进的时候，或者逼得陈赓无路可走的时候。空中侦察没有发现陈赓应战的迹象。陈赓在躲避国军的势头，或者不战而进到大山里边。

董钊接到二十七师在响水河、天坛里一线遭到共军顽强抗击，前进受阻的急电时心里动了一下。他担心已久的陈赓终于露面了。这比不摸底细要强得多，但是他知道：陈赓不打则已，要打就要打出个名堂来。看来陈赓不想丢弃浮山，或者可能从二十七师下手。他立刻作出决定，向参谋长下达命令：“一六七师加紧攻击。”他说：“把两个师并在一起攻浮山城。料他陈赓三个旅对我两个师无可奈何。”

九月二十二日，一六七师、二十七师果然按计划，合力攻占了浮山城。董钊十分得意，急速命令天下第一师二团，沿临浮公路出动，策应浮山方向作战。

情报科长程甲锐兴冲冲地闯进纵队司令部。他那高大的个子，像一根柱子戳在个子不高的陈赓司令员面前，气喘吁吁地向司令员报告：“第一师二团从临汾出动，进占合理庄、老姆村、官雀、南北韩村一线。”

陈赓一听拍案而起，这个消息使他精神振奋，大步走向地图

跟前。上述村庄恰在临浮公路上,所处的位置,恰在临汾到浮山的中间。陈赓立即下令:“周希汉旅向合理庄、老姆村攻击。李成芳旅向官雀村攻击。陈康旅向南北韩村攻击。三个旅所部立即出动,千万不能让这股敌人跑脱。”

敌人这个师非比一般,被称为“天下第一师”,是蒋介石军队中嫡系的嫡系。胡宗南曾任这个师的第一任师长。以后延续下来,任这个师的师长,必须是黄埔的学生。部队训练有素,装备精良,全部美式武器,战斗力强。这个师的官兵历来骄横,目空一切。天下第一师的二团,曾经作过蒋介石的“御林军”。消灭这个团会痛在胡宗南心上,也给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凶焰以有力的惩戒。

情况立刻紧张起来。终于诱使董钊把第一师请出城来了。刻不容缓,当机立断,把三个旅一齐撤出去。这是一个大胆的行动:西面是临汾城,是董钊的大本营,东面浮山城有敌人两个师的兵力。我撤下两头,从中间下手,这就得防备敌人以重兵从两头向中间卷来。那时的情况将是:敌人以三个师的兵力和火炮,再加上飞机,对我兵器简陋,又没有制空权的三个步兵旅。而且敌人二梯队兵力会很快赶上来。在这种情况下吃掉敌人一个主力团,谈何容易!但这正是陈赓的性格:有胆,有识,果断,专拣硬的碰,略施小计使董钊就范。

陈赓满意地看了情报科长一眼。这情况在他的意料之中,又在他的意料之外。意外的收获总是令人十分高兴的,因为抓住二团就牵住了董钊的鼻子,争取了战役的主动权。

参谋长却是提心吊胆,这一仗他知道怎么样开始,却无法知道怎样结束。很可能打一个半途而废,不了了之。最好的结果是能于一夜之间全歼天下第一师第二团,尔后迅速和敌人脱离接触,不被敌人缠住就算万幸了。他对司令员这种打法,这样决策感到吃惊。他偷偷地看了政治委员谢富治一眼。他知道,在

绝大多数情况下,作战的事情司令员说了算,他自己也不愿看谢富治那死板的面孔,自以为绝对正确的好为人师的劲儿。但今天他却愿意看看谢富治的表情。

谢富治板着面孔不说话。他不满的是,这个决定太冒险,部队完全来不及进行政治动员。如果情报属实,敌人二团的位置处在临汾到浮山的半中间。各距离三十华里,离临汾城太近,这样的作战没有先例。被包围的敌人只须坚守一夜,白天敌人会从东西两面出动援兵,而且有飞机助战。司令员好像并没有想到这一层。但是命令已经下达,不好再提异议。所以他平时很难出现笑容的脸上,此刻板得更紧了。

陈赓却大度地不计较这些。抓住天下第一师二团,这是关键的一着。他大步走出司令部,上到前边一个山头上。这里可以看到未来战场的全貌。他的部队已经全部出动扑向敌人。他专心地看着前边,向着越来越加深的暮霭望去。未来的战地茫然一片,只看见临汾城和浮山方向的火光。

四

吴孝闵接到命令立即出动。

前一天的雨夜行军,就为的是使自己销声匿迹,悄悄地进入大山深处,以待猎物放胆前来。现在时机来临,他带着全团扑向敌人。

部队跑步前进。雨过天晴,秋高气爽,景物清新。太阳落在吕梁山上,把霞光反射回来,映出希吴岭紫色的群峰。大地暮色苍茫,又是遍地的青纱帐。敌人是无法觉察我们行动的。大队人马矫若游龙,蜿蜒在山岭和溪谷中。

吴孝闵佩服陈赓司令员的胆识和手段:隐蔽接敌,伺机而

动,接近到敌人跟前,而后突然发难,迅速、突然,出敌不意。司令员是了解战士和下级干部的心情的:敢打硬仗,敢挫强敌。战士们对敌人长驱直入,早已忍无可忍了!

霍刚问:“灯光亮的地方是临汾城吗”?

吴孝闵说:“临汾正灯光辉煌。董钊不知道司令员的计划,正在为进驻临汾和占领浮山而庆祝呢!进驻临汾对董钊来说是一件幸事:夺取这个战略要地,而且没遇到艰险,平安进驻,值得庆幸。”他命令霍刚:“派人向大阳镇搜索前进。”

霍刚派田芳班向大阳镇搜索。大部队停止前进。

田芳带他一班人摸到大阳村边,没见敌人动静。大阳镇上没有敌人。找到一个老乡,老乡说中央军往东去了。这就是说:扑空了。

吴孝闵向参谋长宋玉樵说:“部队进村,隐蔽待命。派人向旅部报告:我部扑空,请示命令。”

五

陈赓焦急地等待着各旅的情况。估计着三个旅从各自驻地出动,在正常情况下,一小时多可以走完各自的路程。他望着身边的情报科长,情报科长也无言以对。

参谋长小心地提醒说:“纵队手边没有一点机动的力量了……”

前方寂静无声,情况令人揪心,令人心烦意乱。整整三个小时在焦急中度过。

陈赓心中波澜起伏。面临胡宗南十一个师的威逼,他要认真对待。现在敌人在全国战场上都展开攻势,指向淮阳、冀东,指向张家口、承德、邯郸。我军奋起迎击,苏北七战七捷,歼敌五

万；晋冀鲁豫大战定陶，歼敌三万；晋绥、冀察举行大同、集宁战役；我军在晋南两战两捷……必须再给胡宗南以迎头一击，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。他知道谢富治的意思，也知道参谋长的担心。但是他相信他的部队：他这几个旅长都是久经战阵，可以指到哪里打到哪里的。这是关键的时刻，这一仗决定晋南的战局，所以必须在胡宗南天下第一师身上下手。

三个小时之后，十旅周希汉派人来报告：部队进到大阳镇、合理庄、老姆村，没有发现敌人。十旅扑空。

陈赓命令周希汉：十旅撤到上阳待命。迅速把和纵队联系的电线架通。陈赓焦急地在地上踱着，发出咚咚的响声，两脚沉重地敲击着地面。

十三旅陈康报告：南北韩村、西佐岭一线没有发现敌人。陈赓一惊：“十三旅也扑空了？”

十一旅李成芳报告：“天下第一师第二团，全部集中在官雀。”

十一旅的报告很简短，但却很振奋人心。陈赓眼里顿时射出光芒：抓住天下第一师的第二团，这一局“棋”就算是活了。他立刻命令李成芳：“包围官雀。迅速侦察，组织火力，部署进攻。”这时他大骂董钊，“董钊狗胆包天，敢以一个团出城来对我！”

参谋长在地图上作上标记。官雀正处在临汾、浮山中间的机动位置上，西面是胡宗南的临汾大本营，东有邻近的两个车力师。董钊这一步棋是无可指责的，但是这样一来就使这个团处于孤立的地位。东西各拉开三十里的空子，就一般而论，这个空子并不算大，东西两面援兵可以很快地赶来策应。

但这个空子对陈赓来说是足够用了。他提醒参谋长：“这你就不用担心没有预备队了。”他又指着地图向参谋长说：“命令周希汉在上陈村一线构筑防御工事。把吴孝闵的团摆在陈堰西北，以便及时切断临汾的路。防止临汾出援之敌缩回临汾。”

参谋长这才明白：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。司令员的心思是放在整个天下第一师的身上。参谋长打心里佩服这位战将，别人不敢想的他想到了，别人不敢做的他做了。这就是我们的陈庚司令员。

陈庚命令陈康，部队于南北韩村、西佐岭之线构筑工事，准备阻击浮山返回的援兵。

这里，陈庚朝谢富治一笑说：“你担心敌人会从东西两面向中央实施卷击。这就是刘伯承司令员破‘一字长蛇阵’的打法，断它几段。至于南面的敌人，一天还赶不上来。”

听了陈庚的话，谢富治不光是个不放心，反倒更惧怕了。他说：“周希汉距临汾太近，不足二十里路。官雀一打响，临汾势必出动援兵。董钊也会放弃浮山，以两个师回援官雀。陈康将遭到敌人两个师的攻击。而且敌人第二团也不会轻易吃得掉的……”总之，这个战机的得来出乎他的意料之外，虽然他提的问题都是对的，但近乎因不满而找岔子，最后他下结论说：“这等于火中取栗。”说罢他看着对方，以他取了一个适当的比喻而得意。等待陈庚的反应。

陈庚不为所动。他说：“你听说过赵城人和洪洞人，为分夺广成寺山下的泉水的故事吗？两家为分水打得不可开交。最后达成协议，当众架起一口大锅，里面倒满了油，等到油烧得滚沸，见证人把十个铜钱投进滚开的油锅里，谁家一把从滚沸的油锅里捞到几个钱就分得几股水。抓阄儿。赵城人先抓。所有在场的人都鸦雀无声，眼睁睁地看着这‘火中取栗’的惊人的一幕。一个赵城人走近油锅。脱去衣服，把胳膊伸进滚沸的油锅里，一把捞到七个铜钱，为赵城分得七股水。”

他讲完后盯着谢富治看了一会儿，下结论说：“看你敢不敢向滚沸的油锅里伸手？”

李成芳来电：“我们需要五千颗手榴弹。”

陈赓立刻命令后勤部长：“五千颗手榴弹，立即送到十一旅，误了事我要你的脑袋。”他明白李成芳要五千颗手榴弹的用意。打掉敌人这个团绝非易事。用这五千颗手榴弹对付胡宗南全副美械装备的王牌军。

六

李成芳带团长和营长们登上官雀村北高地。他必须迅速弄清情况。黄昏前敌人收缩部队，把合理庄、老姆村、南北韩村的部队全部集中官雀，构筑防御工事。

官雀村，村舍是零散的，不是成片的完整的村庄，没有寨墙，只是村庄东南有一处最好的房舍，敌人正在修筑工事，把独立家屋作为防御的支撑点。村北几个小高地上正修筑野战工事。一个独立家屋夺取后，也难以加以利用。

李成芳旅长为进一步了解敌情，对侦察组长说：“抓一个舌头，要了解敌人内部的情况。”

侦察组长赵玉秀领受了任务走开了，带上侦察员罗德远和小李，换上当地百姓的衣服，带上绳子、毛巾直奔官雀村。官雀村，北面地势高，南面地势开阔。敌人正强迫居民砍伐树木，搬运木板做工事。他们每人抱了一捆树枝，混在村民当中进了官雀村，向东南四合院接近。只有接近敌人团部才能弄到有用的“舌头”。四合院门口悬着一个灯笼，戴大盖帽的人进进出出，十分紧张。罗德远躲在一堵矮墙的后面，组长赵玉秀和小李隐藏在一个草棚里，监视着敌人团部周围的活动。敌人大概以为我还在浮山城一带，要么是骄横，以为天下第一师没人敢碰，戒备不严，几乎没有敌情观念。

赵玉秀发现一个头戴大盖帽的军官，夹着皮包快步走来。他发出蟋蟀叫的信号。罗德远跳起来猛扑过去，一个锁喉动作把敌人军官扑倒，赵玉秀缴了他的枪，用毛巾塞住他的嘴。小李麻利地把他牢牢地捆住，只一分钟工夫完成了一系列的动作。最后小李掩护把俘虏带出村外。

部队待命，从旅长到司令部全体人员，都在焦急地等待着侦察员抓俘虏回来。人们为打天下第一师而高兴，同时也感到肩负的重量：纵队三个旅摆在一起作战，别的旅都扑空，只有他们旅抓住了敌人，这个战役要从他们这里首先打响。

侦察员出现在旅指挥部门口，把一个绑着的俘虏带来了。

李成芳旅长看看表，时间正到八时，他满意地笑了。俘虏是团的作战参谋，他供出了全部阵地部署，原来二团只来了两个营，带来战防炮连，四门战防炮。每营四挺马克辛重机枪。还指明敌人团部驻地的位置。

李成芳向团长们说：“先打外围，尔后逐步逼近敌人团部。确定三十一团主攻，从西往东打；三十二团为二梯队，摆在官雀村南，防止敌人逃跑。”最后李成芳向团长、营长们说：“我和胡宗南天下第一师是首次接触。敌人军官训练有素，又长于防守。官雀的防御工事已经初具规模，控制了有利地形，筑成交通沟、掩体、地堡和火力点。这将是一场硬仗，不可掉以轻心。我们要发扬夜战、近战，用手榴弹、炸药来解决问题。”他向营长们挥了挥手，“指挥要灵活，机动，多路出击，发扬连、排指挥员的主动攻击精神。”分配完任务，纵队送来五千颗手榴弹，立刻分发给各连队。团、营长们走出指挥部。

李成芳开始审问俘虏。

“你们知道你们是和谁作战吗？”

俘虏一时没有明白过来。

李成芳又问：“你们过河来是和谁打仗？”